

胡征

创作拾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胡感

赠甘人胡感同志

胡感、胡征。

胡楚、胡瓌。

联在一起，宝能不是

父老集团的万革命。

她升起来，也定安加德书。

浮生苦海，人生惟有

几度如年的岁月，时

间一别，又得明即是保

出因多事，与人一而

下，何有实是不平。

我知信司马公之名句，

我重示，我旧作，只能

看生来，运与愤，发

之中。

一九八二年五月

胡感

修军 (1925—1994) 山东莱阳人，1949年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，1948年参加人民解放军，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参加志愿军时在朝鲜战场上画过大量战地速写。历任陕西省文联书记处书记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、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、陕西省国画院顾问、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西安分校名誉校长、一级美术家。

从四十年代起从事版画创作，许多作品曾在全国历届美展中展出，先后在国外20多个国家展出，有的曾获国际奖。版画《秋》等15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。1987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《修军木刻作品选》专集。

目 录

小说拾穗

团 圆	1
战争的角落	15
蓝 丝 带	23
红土乡纪事	43
盐! 盐!	64
债 情	77
十 字 架	97

纪实文学拾穗

傻大个儿	146
杨 虎 道	152
民兵英雄贾毛猴	161
拔了庄稼又逼粮	173
还 帐	176
黑 虎 洞	182
女长工内传	202

影视文学拾穗

千里进军	244
------	-----

钢铁运输线.....	258
------------	-----

素描拾穗

A同志肖像.....	272
------------	-----

心脏病.....	274
----------	-----

其 他

嗷不嗷.....	278
----------	-----

纵情制欲.....	281
-----------	-----

附 录

修军与胡征.....	廉文激285
------------	--------

跋.....	289
--------	-----

团 圆

一

妈老早就站在大门口，等我回来。

这是正月十四的下午，还在落雪。我向大掌线的^①请假回家过十五，他坐在火盆旁边嗑瓜子，点点头说：“小初一^②可回来呀，初二三就要开工。”我说：“好！”就这样，十里地的山路，我一口气就跑回来了。

“妈——！”我老远望见妈就喊叫。妈用手掌横遮在眼睛上，朝我笑眯眯地走下小台阶。

到屋里，妈取下头巾给我打着身上的雪，一面说：

“过新年，掌线的也不给买顶新帽子？”妈摸摸我的脑袋，又把我袖口露出的棉花往里塞了塞：“袄袖烂得这样子，老板娘也不给补一补。真是！”

“她带三四个孩子哩，忙得很！”

“长大了，娶个媳妇就好啦！”妈笑着说，“过了年就十五岁啦，小福，再等不了几年吧……哎呀，看你鞋都湿透了，快到灶间烤烤火！”

①掌线的：木匠师傅。

②小初一：正月十五。

乡下的习惯，这屋那屋名堂很多。其实，我家的灶屋跟堂屋是一个房子，只用竹竿儿编的墙隔成两半。这屋从前是隔壁王五爷的马房，每逢阴天满屋一股马粪气。

妈把大大^①的旧鞋拿来给我换上。鞋太大，走路像拖船。屋里屋外都是湿漉漉的，我也没地方去，就坐在灶门口烤火。家里连个火盆也没有，可是，坐在自家的灶前总像比人家的火盆暖和些。

妈往灶里加把柴，叫我坐近些烤，慢慢问起我过年的情形。我说：“那儿倒很热闹，就是牵家^②，老想回家来。”

妈妈叹口气：“过年，家家都团团圆圆，一块儿喝年酒、吃年饭，唉，穷人……”

“我今年不想干了，妈，学木匠、当徒弟真有受不完的罪！”

“胡说，学个手艺还不好吗？家里如今没田种，也没牛放，吃喝都没指望，你想回来喝风？”

“我才不回家哩，找我舅舅，跟他去当红军！”

妈急了，跑过来用指头捣着我前额：“说话轻点，轻点！——不想活啦！你不晓得隔壁房东是谁？”

“晓得，民团的队长。”

妈又抢着说：“那你还不闭住嘴！叫你大大听见了，还不捶扁了你！”

“大大呢？”过了一会我才问。

“他还不是在东家家里磨日月，——说不定又去喝酒啦，老鬼！”

“姐姐没回来？”

“唉，路又远，她也没圆房^③，哪能随便回来？你姐姐造孽

① 大大：父亲。

② 牵家：想家。

③ 圆房：结婚。

呀，小福，去年冬天，你大大在集上听说王屠夫的病又重了，脾气更坏了，偏偏婆婆又是个母夜叉，你姐没有一天不受他们的欺侮！”

妈的眼睛红了，喉咙也哽住了，我后悔不该提起姐姐的事。

妈的心肠总是牵在姐身上。其实，我们一家四口谁不遭罪呢？自从前年红军走后，田叫王五爷收了，房子叫民团点了，大大打长工，妈妈打短工，我去学手艺，姐姐卖给人家当小媳妇。姐姐出门时候才十五，王屠夫已三十多了。屠夫的哥哥从前当过兵，后来回到本地做生意，这几年发了财，在街上势力不小。本来他跟王五爷并不同宗，自从五爷的大少当了民团的队长，他们认成“自家”了。婆家得势娘家穷，姐姐越发受欺侮了。

妈妈望着灶火不说话，我也不自在，不知该怎么好。这时大大回来了，一手拿着白菜，一手提个酒瓶。他一见我就睁大眼睛说：

“哈哈，到底回来了！明天过十五，我们家也团团圆圆。”他笑了一下，又皱起眉头说：“就是你姐没回来，唉，那孩子可怜！”

“又在嘀咕！”妈抬头盯住大大：“明知她回不来，你偏要吵吵！”

大大摇摇头，没说什么。妈走到锅台前，揭开锅盖，白腾腾的热气像早晨的大雾，把她的脸蒙住了。热气里带着半熟的肉香味，怪叫人嘴馋的。妈用筷子在锅里搅腾着，不住地唠叨：“这锅呀，一年到头不见荤腥，单等孩子们回来……”

大大不听她的，只管和我说话。他先问了问我过年的情形，随后谈起王五爷家的事。说是队长回来过节，带回很多客人：老太太娘家的，五奶奶娘家的，少奶奶的妹子和兄弟。还在城里请了一场“狮子”，一台皮影戏，准备在大厅里闹元宵。

“明日好好玩一天，小福，见见世面，看看热闹！”大大笑笑说。

“大厅怎么能进去呢？”我很发愁。

“进去？谁敢进大厅？站在院里望望也不错呀。不怕，小福，我保险叫你看上。”

大大一面说笑，一面搓巴掌，——他高兴和着急的时候就爱搓巴掌。妈也不听他的，插嘴说：

“大鬼，总是跟小孩子一样！去背点柴吧，柴烧完了也不管！”

大大出去了，妈又对我唠叨一年来的家事。

二

夜里，风雪很大。屋后的竹林呼呼地响，隔壁五爷家里不断有爆竹声。听见放炮，我就想起红军和舅舅。红军来的那天，打罢王家的土豪之后，在祠堂开大会，人山人海闹腾腾，鞭炮放得满山起回响。听说那天舅舅带着红星帽站在台上讲话。我和姐姐拼命往人堆里挤，一下挤散了。她进去看见了舅舅，我可一直没见到。原因是：那天大会刚完，白军就来了，在山前山后打了大仗。那以后，红军再没来，舅舅也一直没音信。

外面的狗叫得很厉害，越叫越近，一会就叫到院里来了。这时候，妈正做饭，我在烤火，大大提着长烟锅出去看望。

“哎呀，是你呀！怎么这晚回来？”大大一面打狗一面叫着。没听清回答，只听叫了一声“妈”，很像姐姐的声音。

妈妈像给蜜蜂螫着似的惊了一下，放下锅铲就往外跑。

果真是姐姐回来了！大大和妈笑着嚷着陪她走进来。

“姐！”我迎过去，拉着她的小包袱。

“小福！……”姐姐的声音很低，简直不像她以前的声音。我们两年没见面，她的个子长高了。屋里没点灯，光凭灶火我也看得清：她的脸比以前尖了些，眼睛也大了些。她取下头巾打雪，露出巴掌大的一个“管”。

“姐，你的辫子呢？”我嚷起来。

“啊，你圆房啦？……”

妈摸着姐的头吃惊地叫着。我和大大都靠近姐身边，瞅着她。

“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”大大也嚷起来，“圆房也不跟娘家说一声！我家再穷，总是个娘家呀！”

“到底，到底是？……小玉！”妈急得要哭的样子。

“不是，不是的！唉，不是的！”姐低下头，找到小椅子坐下，马上用手捧着脸哭了。

妈是最疼姐姐的，还没弄清是什么事，也跟着哭起来。

这是出了什么漏子呢？天这么晚，雪这么大，她婆家在三十里外，一个人走回来多不容易！……想起来，真叫人心跳。

“有啥事好好说嘛，”停了一会，大大说，“娘儿们到一块就是这样子！回来了还不好吗，下午家里都念着这事儿哩。明天过十五，我们家可该好好团个圆，管它三七二十一！——小福，把你姐拉到灶屋烤火去。”

姐到灶门口坐下才收住眼泪。妈记起姐身上是透湿的，赶快进屋去找衣服。这时候闻到一阵糊锅巴味，大家才发现锅里炒的饭都焦了。

“小玉，快把上衣脱了吧，用这披上。”妈拿出一条破被子说。

“这不行吧，我去借件袄来。”大大说着就准备往外走。

姐姐说：“不，一会就烤干了。”

妈用商量的口气说：“小玉，让他借来也好……”

姐撅起嘴：“不要！人家的衣服我穿够了！”

“女孩儿家就是这个样子，我这大年纪好意思去借，你还不不好意思穿哩！”大大说着又想出去。

姐姐大声说：“不能去借，不能！”

“那就算了吧！”妈总是顺着姐的心思说话。

“唉，真是，借件衣服怕什么？”大大摇摇头，从腰里摸出

烟袋杆，蹲在灶边抽起来。

姐姐一直没吭声。吃罢夜饭才谈起她婆家的事。

原来王屠夫正月初四就死了。过罢小年（腊月二十三）王屠夫病势加重，她婆婆要给儿子冲喜，逼迫姐姐成亲，扶起他拜天地，就这样算圆了房。圆房不久人一死，婆婆待她更凶，骂她是“扫帚鬼投胎”，磨死丈夫，扫破家门。天天嫌这嫌那，摸起火钳、扁担就打。王屠夫刚满“头七”，姐姐听见一些风声：有的说按王家的家规，起码要叫她守节十年；又有的说屠夫的哥哥要把她送到汉口去卖掉，卖后再告诉我们家，说她不成器，跟别人跑了。事情越来越蹊跷：有一次她守灵烧香烧到鸡叫时候，经过大哥的窗外，听见他和一个客人悄悄谈话，别的没听清，只听见大哥说：“事不宜迟，越快越好……”第二天，婆婆陡然对她好起来，不打不骂，说话带笑脸。昨天，她婆婆找着她说：家里生意做大了，最近和别人合股在汉口开了个山货行，过了十五，就要搬一部分家眷到汉口去。她当时没说什么，心里知道事情不好，越想越害怕，所以今天就偷偷逃回家来。

“妈，他家来找人怎么办？”我急着问。

“哎呀！不会来吧？明天就过十五……”妈说，鼻子一鼓一鼓的。

“他家现在有钱有势的，怎么得了啊，妈！……”姐姐呜呜地哭了。

“小玉，命苦哇！”妈也哭了。

“唉，我看……”大大的眼睛也红了，声音很低：“明天跟五爷讲讲，送小玉去侍候老太太，老太太这几天又病了，正用得着人。”

“呵，这倒是个好法子！”妈擤擤鼻涕说：“明天叫你大带你姐弟俩一块去给老太太拜个年，好求求情……”

“我才不去给财主求情哩！”姐咬着牙说，“死也不去！”

“求个鬼！”我说。

“那该怎么好呢？”妈望着姐说。

“到他家暂时躲躲风声再说嘛！”大大也望着姐姐。

“是呀，暂时躲躲，孩子，”妈紧跟着劝：“你也快成大人了，别总是任性！”

大大说：“嗯，不能任性，往后的日子还长！”

妈说：“是呀，暂时委屈一下，往后的日子还长……”

姐姐好久没吭声，一直鼓着嘴，用火钳拨着灶里的柴炭。最后说：“你们别嘀咕，我有我的主意！”

说完，她站起来，独自进房去了。

妈和大大互相看了一眼，每人长叹口气：“唉……”

外面，风扫着破窗纸，雪正大。阵阵雪花飞到灶门前，冷嗖嗖的，叫人打寒噤。

三

天刚亮，隔壁王家已放起烧香炮竹了。我头一个起床，到院里扫雪。王家的鞭炮放了一挂又一挂，响得震耳朵。风把炮药味送到我院里，好香呵。这元宵节的早晨好热闹，像过年一样。

大大起来洗手烧香。妈到灶屋做饭。我和姐帮妈做完零活儿，就抬着桶去打水。出了门，我家的老白狗把我们当生客，跟在后面咬。

“这杂种连我都不认识，妈的！”我想追去打它。

“算了吧，”姐把我叫住，“狗怎么认识你呀，傻瓜！你一年到头在别人家过日子。”

我没说什么，跟着她往井边走去。

井在村西头柳树底下。井对面那一堆断墙，是我家从前的房子。自从红军一走，五爷找我们家扯皮，说我舅舅是红军的队长，带人来抄了他的家，红军走了，红军的亲戚要负责还债。我

大大被押在民团，还不起债，所以他把我们家的租田抽了，房子典了。不管抽田也好，典房子也好，都是五爷的大少出面搞的。五爷自己，倒出来打圆场，把我大大从民团保出来，又念记我们家是他家好几代的老佃户，看我祖父的面子，把旧马房批给我们住，叫我大在他家打长工。从此以后，我大见了酒就想喝，常常喝醉。

不管住哪里，总还没出村子，到处我们都熟悉。那菜园、水塘、竹林和松林，都和往年差不多，只觉得样样都比从前旧了些、小了些似的。往年这地方多好玩呵，我常和姐姐到田里拾谷穗、摸螺蛳，到竹林拣笋叶、捉斑鸠，再不就爬上柳树唱山歌，往水塘里甩石块儿，看谁甩得远……

到井边，姐姐站着不动，眼睛盯着我家那堆断墙，紧咬着嘴唇不说话。我知道她有心思，不敢问她。她听见轱辘响，才转过身来，帮我绞水。这时王家又在放鞭炮，我赶紧找话说：“姐，今年过年你放鞭炮了没？”

等了一会她才开口：“啧啧！我也不是小孩子……”

“噢，你才多大了？——听我说，过年我和大宝玩得很好。”

“大宝是谁呀？”

“我大掌线的儿子，我给他十个炒栗子换一个炮竹。哈哈，换了二十几个！后来他爹知道了，打了我两耳光子。”

“谁叫你和他闹的！也不想想你在他家是个什么人。”

“嗨，兔子兔子，快！”柳树底下跳出一个兔子，我叫着，放下水桶去捉，它一跳，窜进竹林去了。我追得太急，脚一滑，跌了个嘴啃泥，腿挂在一根老竹尖子上，直流血。

我一跛一跛地抬着水回来。一路走，姐一路骂我：“这么大了还贪玩，活该！”

过节的早晨很忙，拍了几桶水，又劈了一会柴才吃早饭，吃饭时候，大大拿起酒壶想喝一杯，妈一把夺过来说：

“吃十五饭再喝等不及呀？这是准备的团圆酒嘛！”

“看你……好，中午喝就中午喝！”他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我们也笑了。

正吃饭，进来一个小伙子。他是五爷的听差，说五爷有要紧事，叫大大赶快去。大大来不及问根由，马上放下碗跟着去了。

不一会，他慌张地跑回来，拿着雨伞，撩起衣服，喘呼呼地说：

“五爷叫我去请陈大夫，你看，唉！”

“今天过十五嘛，叫别人去不行？他家有几个当差的……”妈急叫着。

“我跟他们说过，不行，非我不行！别人都要在家招呼客。”

“老太太今天也死不了，急什么？还是跟他讲讲，明天再去吧！”

“不行！五爷的话谁敢打折扣？”

“多远啊？”

“来回四十几里。”

“快点赶回来吃团圆饭，听见没有？别叫家里尽等尽等啦！”

“晓得，晓得！”大大搓着巴掌说，“你们准备吧，我跑得快，能赶回来。”

大大好几次走了又回来，嘱咐香、蜡、纸、菜怎么准备。妈顾不上答话，只催他快走。他走后，妈长叹口气说：“亲儿亲女整年不见面，过年不能团圆，等到过十五，想吃个团圆饭也吃不安生！”

姐也长叹一声：“端人的碗，受人的管，到处都一样……”停一会，她稍微带笑，换了口气说：“嗨，说这些干什么！今天是我们家的好节日，不容易回来的都回来了，团圆饭快吃到嘴了，该高兴高兴，是吧，妈？”

姐把话岔开，说起些别的事，妈也慢慢松和了。见她们有说有笑，我更乐起来，帮她们准备这，准备那。

姐姐从小就是个能干姑娘：少说话，爱操劳，门里的针线门外的活儿，轻重都利索。不管大小事，不用妈指唤，比妈还想得周到办得好。邻居、亲戚都夸她：“小玉这丫头，模样俊，手脚勤，说话聪明，多甜欢人的姑娘！”可是大大的说法不一样：

“小玉要是个男孩儿，我家就不愁吃的了！”我呢，成天贪玩，爱打架，不是招骂就是挨打，她也时常管教我。有一次把我管火，跟她翻了脸：“你比我吃得开，什么了不起？长大了送到婆家，看你还管我！”那次跟她搞仇了，几天没说话。可是呀，她还没等长大就送给婆家了！我们这次见面好不容易，谁也不记仇，我更喜欢我这苦命的姐姐，真想一步也不离开她！她也特别关照我，从裤腿上撕下一块破布，给我绑伤口，不让我做重活，只叫打零杂。我非常听姐的话，照规矩整理香、蜡、烧纸，用“钱斩”在纸上打着一个个钱印子。弄完了，帮妈妈烧火做饭。

吃十五饭的时候到了，隔壁又放起了烧香炮竹。我们过节的东西也都齐全了，我把二尺高的小破桌搬到堂屋中间，菜碗都摆上去。妈也高兴，姐也喜欢，多么顺心的团圆节呀！我把香炉放得正正的，蜡烛插得稳稳的，烧纸理得齐齐的，再把团圆酒烫得热热的，什么都准备好了，单等大大回来。

等一阵没回来，再等一阵还没回来。

门口的狗叫了。妈说：“准定是他！”姐也说：“准定是他！”我跛着腿跑出去。

刚到大门口，迎面过来一个三四十岁的生人：高个子，戴礼帽，阴丹士林的长衫。他说要找我大大。

“他不在家。”我说。

“你是……？呵，……你妈呢？我来给她老人家拜年。”

我没说什么，只好领他进门。我心里直跳，想不起是从哪儿来的这么阔气的客人。

他一进院子就嚷叫：“马伯母，拜个年吧，嘿 嘿 嘿，恭喜

发财！”

姐姐听见这声音，一闪，窜进房去了。妈迎出堂屋门，吃惊地瞅着他。

“我姓王，王屠夫是我兄弟。”他连忙笑着说，露出两颗金牙。

“呵，你……”妈的脸变白了，勉强笑了一下，“你稀客呀，王大哥，请屋里坐……他大出去啦……”

“过年好吧，您老人家？”他走进屋，掏出一块白手绢打打椅上的灰，坐下说：“我兄弟真没福气，少造化，唉！”

“唉！”妈也跟着叹一声。

“所以把您家的小玉姑也连累了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我兄弟初四那天去了世，家里忙，也没来报个信儿，其实我早就想来一趟的，一直拖到现在才有空。这次我是一来要和隔壁五叔商量些事儿，一来是给您老人家拜拜年。啊，小玉姑回来了吧？”

我望妈一眼，她的脸青一阵白一阵的，嘴唇搭拉着，一时说不出话。

“没有！”我抢着说。

“没有没有……”妈也赶紧说，“你家王二哥，啊……他是什么病？”

“还是那个吐血病，唉，”他皱皱眉头，四处望了望，“百医无效，后来我娘叫小玉姑跟他圆个房，冲个喜，还是没救过来。——啊，小玉姑昨天晌午还在家，下午不知哪儿去了，许是回你家来了吧？”

“没有嘛，真没有！”妈皱着眉头说。

“我听五叔说……啊，”他笑了笑，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，

“好，我不坐了，到五叔家里有点事，以后再说吧！”

妈见她要走，脸色马上松和了：“就在这过十五吧，酒也热了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先到别处找找，过几天再来，过几天再来！”
他嘿嘿一笑，拿起帽子，点点头，真的走了。

妈送他出了大门，回来松了口气，轻声叫着：“小玉！”
姐姐脸色焦黄，咬着嘴唇，慢慢走出房门。

“走了？”姐的声音很低。

“走了。”我说。

“走了，走了，孩子！”妈噙着眼泪，用手抿着姐姐额上的乱发，找些宽心话来说：“你听见了吧？他说过几天再来。过几天，我们再想法子，不怕他！——我们还是准备吃团圆饭吧，眼看你大就快回来了。”

姐姐一直咬着嘴唇，眼盯在地上，不吭声。呆了很久，才慢慢走进灶屋。

姐姐顺着妈的意思，还是照样摆我们的团圆饭。她从灶屋捧出一盆元宵来，盆里冒着白腾腾的热气，一阵葱花胡椒味，喷香喷香的。

她刚到桌子跟前，突然听见一个人急步走进院子，一闪就到堂屋门口了。

“啊，马伯母，好哇！……”这就是刚才那位客人。姐姐没望他，听见声音，全身发抖，手一松，盆子哗啦掉在桌上，盆碗打得稀烂，元宵和菜汤撒了一地。

“小玉姑刚回来的？啊？嘿嘿嘿……”他露着金牙大声嚷，笔直地走进堂屋。

姐的脸变青了，站在那儿不动。

“您老人家再没说的吧？叫小玉姑收拾收拾，跟我回去过十五！轿已请好了。”

“不，不，那，那……”妈吓呆了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那还有什么说的？走吧走吧！”

“哎呀！……”妈急得叫起来：“那可要不得，要不得呀！”